

印象记

惊艳时光的文缘

欧阳一冰

《南方周末》散文写作训练营结束半年了。由于是线上培训，同学间的友情一般不怎深厚。但是，我与来自遵义市文联的兰欣，却结下了一段惊艳时光的文缘。

我年已半百，大半辈子主要从事技术业务工作。近年来，业余也写点文字。因为喜欢健身跳曳步舞，训练营刚建群时，我就写了篇小散文《不如一起来跳舞》发到群里，反应者寥寥。有点扫兴时，看到有人发了一句：“标题挺有吸引力，细节上如果丰富一点，就更好了！”我添加了对方的微信，开始了写作交流。点评的学员叫兰欣，比我小了整整十五岁，却已是贵州省作协会员。

在参与《南方周末》线上培训之前，我曾为发表过几篇小文章窃喜。但随着学习的深入，我愈发感觉到自己写作功底的浅薄。特别是，了解到有几位讲师和我同龄时，要强的我有点沮丧。几次微信交流时，我对兰欣说：“我年过五十了，重新拿起笔，还行吗？是不是有点迟了？”这时，兰欣总是耐心而热情地开导我：“文学只是愉悦内心的方式，不存在与别人比较……生命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太晚，不要把年龄当回事了。”

凭着一股韧劲，我边学边练，不仅修改了《不如一起来跳舞》，还参加了几次报刊征文。写成初稿后，我都向兰欣征求意见。兰欣曾负责过文联内部刊物，又有丰富的投稿经验，她对我这些稿子的不足都是直言不讳，使我受益匪浅。为我真诚的学习态度打动，兰欣把她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数篇文章转给我欣赏学习。这些文章扎根黔北大地，紧扣时代脉搏，情感细腻饱满，文笔清新流畅，读之如沐春风。

然而，对于每一个写作者而言，都会有自己的“瓶颈”期，兰欣也不例外。在这期散文写作训练营，她的作业并不被傅菲和塞壬两位老师看好，没有被被评为优秀。在肯定她写作基本功的同时，两位老师说她没有写出人性的复杂。这对兰欣来说，是个小小的打击。她甚至向我流露：对自己的文学感觉开始缺乏信心了。我劝慰道：老师的点评意见固然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必太在意。当然，生活有明亮也有灰暗，人性有磊落也有卑劣。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确实应该去捕捉人性的复杂和生活的多面性。

令人欣慰的是，兰欣很快调整好了心态，并根据自己的写作风格，另辟蹊径，在小说创作中去寻求突破。不久，兰欣完成了短篇小说《蝴蝶陷于夏日》。这篇作品，展现了她对人性的深刻思考。九月份，她还被录取到鲁迅文学院贵州班学习深造。

报名参加散文训练营学习之初，我的想法是业余写点散文随笔就可以了。但兰欣认为我有写小说的潜质，说不要为写作设限。在她的鼓励下，我又参加了

《南方周末》小说写作训练营学习。就这样，生活在湘黔不同地域、出生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生命体验的我们，在文学的道路上互相激励，并从不同的视角碰撞思想火花、激发写作灵感！

妻子对我重拾文学之梦极为支持。七月底，和妻子商量年假计划时，我告诉她，在《南方周末》散文写作线上培训时，结交了贵州遵义一位叫兰欣的文友；并建议去贵州度假，既可以避暑，又可以文学交流。

“想法是不错，会不会给人家添麻烦呢？”妻子有点疑虑。

我自信满满地答道：“我已跟她联系了，我相信她真心实意欢迎我们。”

一周的时间，我们夫妻自驾从黎平到镇远古镇，再到遵义会址、娄山关、湄潭文庙、“万亩茶海”，然后转道贵阳回家。在这里，我不想过多描述贵州自然景观的鬼斧神工、民族风情的绚丽多彩、村落古镇的别有韵味、现代交通的纵横交错……只想泼墨于这一方山水滋养的文学与我的感悟。

兰欣有篇报告文学《飞越桐梓河》，生动地描写了金仁桐高速公路的建设过程。据她介绍，为写好这篇文章，她恶补了几个月工程专业知识。当我驾车奔驰在贵州高速公路上时，一个个隧洞、一座座桥梁，令我既惊叹贵州“基建狂魔”的魅力，又哑舌兰欣工程专业知识的精准！

还在镇远古镇时，兰欣就告诉我，她已约好几位遵义作家朋友，一起来为我们夫妻接风。过去，我一直认为贵州是个文化闭塞落后的地方。与这些作家朋友交流后，感到闭目塞听的是我自己。近几年贵州经济文化飞速发展，令人刮目相看。如文学方面就涌现了欧阳黔森、肖勤、冉正万等一批实力派作家。

旅行是天地的阅读。站在贵州的土地上，感觉我不只是过客，这里也不仅仅是诗和远方。因为兰欣和她的作品，我和黔贵大地有了更多的对话。我深深地爱上了这一方山水！

离开遵义那天早晨，兰欣带来一对活泼可爱的儿女，请我们去品尝百年老字号羊肉粉。用餐之时，我不失时机地向两个小孩介绍湖南的自然风光和历史文化。又说湘黔两地山水相连，现在交通发达，无论自驾还是坐高铁，旅行都是朝夕之间的事。兰欣对湖湘文化有一定了解，也很景仰，来湖南实地感受更是她的夙愿。

在我侃侃而谈时，妻子早与兰欣约好，在明年小孩假期方便时来湖南。

几个月过去了，我时常回忆起那次愉快的旅程，也期盼着兰欣和她家人早日开启湖湘文化研学之旅。

(欧阳一冰，任职于新邵县白水洞风景名胜区管理处)

日前，由湖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中心规划，杨凯焱、曹正城、吴扬勋等编著的《城步杨家将文化研究》一书，由线装书局正式出版发行。

在城步这块山清水秀的边陲之地，从唐末至明代700多年间人才辈出，涌现了5位“国公”、50多位四品以上武名将臣、300多位其他文武官员，其中尤以苗族杨姓为多。2008年，经湖南省文史馆、湖南省文艺家协会组织专家多方考证，城步苗族自治县被确定为“中国南方杨家将文化艺术之乡”。

《城步杨家将文化研究》全书8章60万字，收录各类文献资料与学术成果70余篇。该书从城步杨氏源流、城步人文地理与历史沿革、城步杨氏家族文化、城步杨家将代表人物、城步杨家将文化考证与研究等方面，对相关史料和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系统地搜集辑录与整理汇编，挖掘展示了以宋朝杨再兴军事集团、元朝杨贯通军事集团及明朝杨洪军事集团为代表的城步杨家将群体为维护国家稳定统一作出的重要贡献，记述了城步苗族杨氏千百年来崇儒重教、恪守八德、坚持耕读为本与清白传家的深厚家族文化，对新时代传承发展城步杨家将文化、助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索。

(王丽芳，湖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城步杨家将文化研究》出版发行

王丽芳



我被诗人林目清发在朋友圈里的一首17行小诗《被下锁多年的老屋》震撼到了。它像一枚锋利的锥子，在我的胸口扎了一下，刺痛我快要麻木的心，唤醒了沉睡的乡愁。

诗很短，就两节。第一节，14行，它告诉读者，老屋在哪里，老屋的状态，老屋是谁锁的，老屋为什么会下锁多年。第二节，3行，是诗人对第一节作的概括，抒发的情感。

“老屋被锁在村中多年/没有拆除也没有修缮/像时间烤制的木乃伊/陈列着一段土木结合构筑的岁月。”老屋在诗人的故乡，被锁多年，它寂寞地站立在乡村，默默地承受着日晒雨淋、霜冻雪压。尘埃蒙住了它苍老的容颜，蛛网覆盖着它透气的窗户。屋里已没有烟火，没有喜怒哀乐，死气沉沉，像埃及古老的木乃伊，徒具躯壳，没有了生命迹象。这座被风吹雨打的老屋，阴沉沉暗。它没有修缮，是因为已无人居住。奇怪的是，见证岁月的老屋，好像已经被遗弃了。它的主人去了何方？

“老屋门锁的钥匙在母亲手里/她不敢打开，也不想进去。”老屋的主人还在，她就是失去了丈夫的母亲。母亲掌握着它的钥匙，装在贴肉的衣袋里，把它随身带着，心怕丢失。这座她与丈夫一砖一瓦垒起来的避风港，是她的

文本细读

看得见的乡愁

——林目清新作《被下锁多年的老屋》赏读

张声仁

牵挂。年迈的她，已搬进了新居，与儿女生活在一起，有儿孙满堂绕膝之乐。但她还是不时回来看看，站在长满乱草的屋前，用浑浊的目光，抚摸日益衰败的老屋。她想维修它，却无能为力。在儿女们的眼里，它已成为累赘，像一本老书，记录着家史。母亲不敢打开老屋的门，不想进去，肯定有难言之隐。

“一旦打开，我们的童年就会涌出来/围着锄头饿了/一旦打开，父亲就会扛着锄头出门/半夜都不见回来/一旦打开，怕神龛上的先人们/责骂香火不旺的子孙后代/一旦打开，历史就会跑掉/留下空荡，被时光点燃。”母亲不敢打开老屋，不敢走进屋中，原来是不愿意打开尘封的记忆。这个与丈夫垒筑的小窝里，有她青春燃烧的记录。尽管有人生的欢乐，但更多的是生活的艰难。她不想打开老屋，担心的是她甜酸苦辣的人生，会失去珍藏的载体。往事不堪回首。在那个物质匮乏的

年代，儿女们嗷嗷待哺，面黄肌瘦。丈夫清早出门，深夜不归，在贫瘠的土地上操劳流汗，为的是妻儿身上的衣裳、口中的饭食。想起堂屋的神龛，更是不寒而栗。在那个时代的农村，新婚燕尔的夫妻，哪个不担惊受怕？怕不能生男孩，不能传宗接代。老屋里，珍藏着母亲坎坷的人生。不拆除、不修缮，奥妙就在此。母亲的心，有多少人懂得呢？

“其实，老屋只是一根顶/缆住一个不可回归的时代/那些为一个村庄奔忙的身影。”诗人心细如发，目光敏锐，他洞察到了老屋在母亲心中的地位，又理智地揭示了它只能是一个历史的缩影。

诗人林目清的新作《被下锁多年的老屋》，我认为这是他众多优美乡土诗中最杰出的一首。它唤醒的是我们沉睡的乡愁，而让我们看到的，是乡村美好的未来。

(张声仁，曾任洞口县文联主席)



牧场初冬

朱巨滨 摄

读者感悟

可人如玉 清风与归

——品读谢永华散文集《清风在上》

甄钰源

初夏的午后，打开窗，把阳光放进来，把风也放进来，我在草木的清香里读邵阳籍作家谢永华的散文集《清风在上》。

谢永华以其丰富的人生经历为基础，在《清风在上》里既回忆了童年的美好生活，又描绘了异乡的人和事以及身边亲人的点滴。无论是童年的玩伴，还是异乡的过客，人物形象都立体而鲜活，在她的笔下焕发出不一样的光芒。在字里行间，我仿佛触摸到了谢永华如羊脂玉般白净温润的肌肤。我也想起了在多年前的毛院，我们促膝长谈的时光。我从这本书里回到她的

故乡和童年，重逢她的亲人和朋友，品味她那些弯弯曲曲的心事……可人如玉，清风与归，我只想把这句话说给谢永华，送给这个美丽温婉的邵阳姑娘。

她用独特的语言筑建了一个诗意的世界。谢永华写作多年，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文字功底颇为了得。她的文章不但有散文的真情实感又有诗的浪漫。比如在《一杯咖啡》里，她写道：“望着闪烁的霓虹灯，我情不自禁地张开双臂，想要拥抱这五颜六色的小星星，却不知自己，早已被夜色拥抱着。”让人惆怅又感动。

谢永华总是能够准确地描绘出人物的个性特点。无论是身边的亲人、邻居朋友还是仅见过几面的陌生人，往往只要三言两语，便能让他们形象鲜活在纸上。如《春哥》里面的毛哥满脸不屑地说：“你们开车算什么，老子开的是历史的倒车。”让人忍俊不禁。一句话，一个幽默可爱的毛哥就从书里面跳出来了。《书香》写其因为躲在低矮的仓库里读书，“慌乱中脑袋撞到了横梁……拨开头一看，好大的一个包，上面还有红红的血印子，就像‘猪血李’，把辛酸和自嘲描写得淋漓尽致。

此外，谢永华以普通人平凡的日常生活为题材，给读者展现了一个真实的人世间和市井里的烟火气。

窗帘被风撩起又放下，阳光变得暗淡，远山也已染上暮色。我的眼睛装下了眼前的一切，包括这本《清风在上》和那个叫谢永华的姑娘。

(甄钰源，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书与人

乐在读书中

张勇跃

本人嗜好不多，唯喜读书看报。每有闲暇，必与书报为伴，贪婪地阅读。孤灯下，伴着一杯清茶去读书，实乃一大快事。

如今的世界很精彩，连小小的集镇都是霓虹满眼，“OK”盈面。不管婆婆娑舞影，也不管曼妙笙歌，我“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始终以一种平静的心沉醉于书海。西汉刘向说：“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罗曼·罗兰说：“与书生活在一起，永远不会叹息。”这些至理名言，使我祛浮入静，远离世俗与纷争。

我读书不选时择地，饭后小憩、工

作间歇都可以读上几页；蜷缩沙发上，坐于火炉旁，也手不释卷。我读书不挑剔，鸿篇巨制、吉光片羽都令我怦然心动。智者的声音似温柔的手轻轻抚慰我的心。那书页上的字字行行幻化成层层阶梯，让我求知的心攀到新的境地。

小学时读的多是小人书，只注重情节。进入中学后，接触我国四大古典名著，开始品味书中语言。参加工作后，单位藏书甚丰，为我开辟了读书新天地，我也有意识地学点写作技巧了。现在，装上宽带、使用智能手机后，可以很方便地在网上阅读，不受时间空间限制，书的种类更多，选择更有余地。

书读多了，便有了写作的冲动，将教育点滴、师生互动、心得随感形成文字，投向省市刊物。有时躺在床上，突有灵感，便翻身起来，打开电脑，行云流水般一气呵成。当文字见诸报端、收到稿酬的片刻，感觉人生已到巅峰。

为拓宽学生的读书渠道，我在班上设置图书架，动员学生捐献藏书。同时，我还积极搜集一些优秀作文，打印好张贴在教室内外，让学生空余时间浏览借鉴。每逢学生习作中有优秀文章，便润色加工，向省市报刊投送。至今，我已辅导50余人发表了100余篇作品。当学生文章获奖或发表后，我会自掏腰包买些书报对其进行奖励。常有毕业多年的学生对我说，遇到一个爱读书、爱写作的老师，是他们的荣幸。

读书让我精神富有。读书让我乐在其中。

(张勇跃，任职于邵阳县岩口铺镇中学)